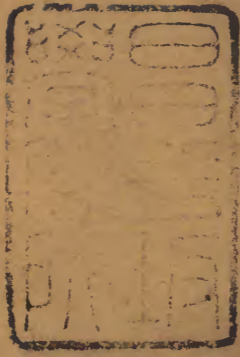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雜學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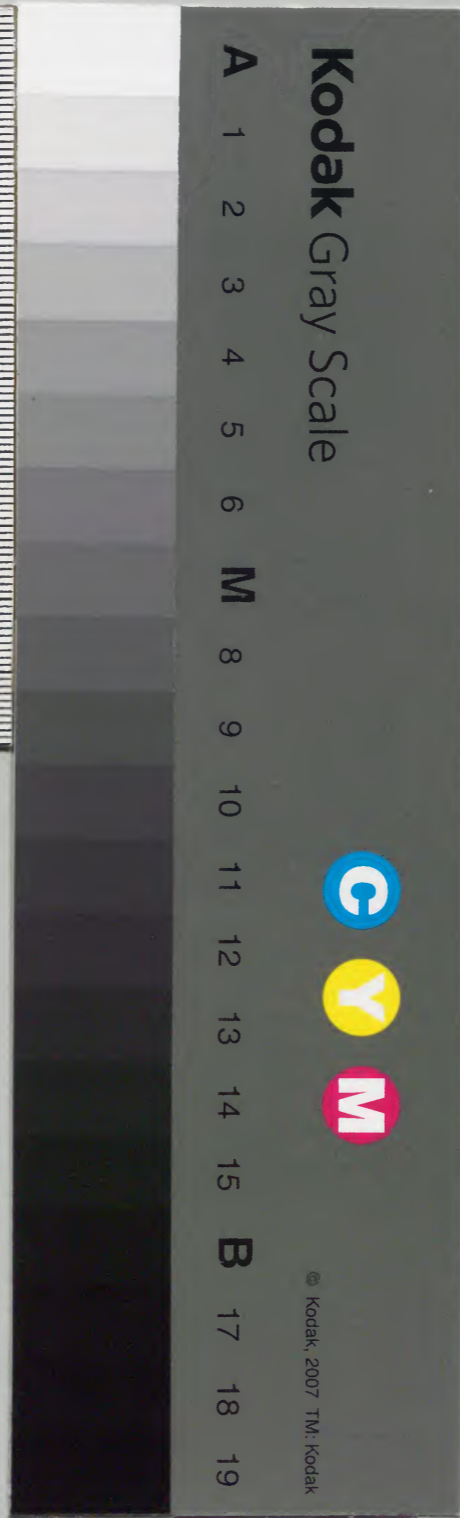
近思錄九之十四  
延平答問後錄



			五	漢
		二	二	書
	一	一	六	門
二	一	五	六	
〇	一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漢
		二	書
	一	一	
二	一	五	
〇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1
冊數	20 ( 2 )
函號	298 274





近息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近息錄卷之九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  
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  
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  
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  
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  
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  
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  
者遠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  
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  
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  
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  
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  
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  
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  
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  
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  
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文集  
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

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

修虞衡之職十曰分數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

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  
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  
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  
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  
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  
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  
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  
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

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  
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  
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文集遺書云某  
嘗進說欲令人  
主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  
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有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  
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  
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  
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  
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

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  
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  
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  
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  
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  
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  
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  
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  
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  
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  
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

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

萃王假有廟傳曰萃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

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畱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工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

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

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

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足別人不大不便月朔必薦新薦後

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

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二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

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禘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

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它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

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

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

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

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

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

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  
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  
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  
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  
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  
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  
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  
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  
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  
建國諸侯奪宗云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  
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

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  
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  
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  
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  
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  
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  
之之久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

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近思錄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九

七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息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息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喪亂為主頤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所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

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

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易傳下同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

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

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于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澁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澁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

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溘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禦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旣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

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

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

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

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

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

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

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

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經說

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

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

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遺書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

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

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

軻於樊  
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

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

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



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

甲為則乙為

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當在事外

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

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

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

魏屈附錄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

正已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

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

則能使人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

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

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

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

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

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

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

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

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

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

而忽於志不忘逞炤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

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  
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  
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  
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  
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  
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

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  
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  
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  
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  
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  
之下者勉息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  
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  
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  
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  
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遺書  
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  
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蕡善治水利後累  
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  
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  
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  
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

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掃應對上  
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  
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  
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  
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  
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  
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  
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  
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  
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有養便方  
定志于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  
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  
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  
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  
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  
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  
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

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

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息之息而

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

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巴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

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

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

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

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

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

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

豈有由誠哉

橫渠禮記說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

安詳恭敬

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唯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

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

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

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

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

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

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豐孽萌是以浸淫

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

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

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

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

而不在復也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拂矣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

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

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

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

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

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

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

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

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

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

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

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

則艱蹇忿戾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

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良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弗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 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淡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

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

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

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

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而

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

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

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息雷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

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

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

能不為物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

中初無忤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

近思錄卷十二

近思錄卷十二

四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佛又云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  
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  
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  
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  
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  
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  
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  
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  
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  
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尊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  
裘仰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  
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  
而爲佛矣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  
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  
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  
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  
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  
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  
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  
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

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宥為周  
孔為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  
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  
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  
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  
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  
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  
能究其所從也正蒙  
下同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  
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  
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  
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  
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  
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  
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自其說熾  
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  
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  
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  
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  
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  
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廢物所以不明

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  
學以稽其弊自古誠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  
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  
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  
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  
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  
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遺書  
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  
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  
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  
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  
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  
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

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甲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



醇乎醇又曰苟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宵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

理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習懷洞然徹視無間

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淡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



實則外於倫理窮淡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  
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芋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  
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外書  
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  
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  
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  
外之雪深一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  
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  
容 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

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  
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  
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  
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淡不可慢也遇事  
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  
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川兵時先生年十八慨  
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  
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



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  
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  
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  
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

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溪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息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

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  
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語錄

